

欽定宋書

四十八卷
十之八

宋書卷八十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
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助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
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
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
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
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

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
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
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
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
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
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
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
安王子真同生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
王子產廬陵王子輿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

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爲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爲揚州命王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郡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戶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年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

鄞縣多嚳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
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
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
卽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
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
子母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
寵稍衰旣長人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
太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玉姪亂縱慝
義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十六楚玉山陰公
主也廢帝改封爲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千戶給

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玉肆情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爲世

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爲變迎立子勛事世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爲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

子勛爲帝卽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
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
衛將軍孫沖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
衆來屯雒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顓總統衆軍臺軍屯據
前谿斷顓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顓
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
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卽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
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
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

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
永光元年遷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
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
事會稽太守太宗卽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
守如故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顓不受命舉兵反
應晉安王子勛卽僞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三吳晉陵竝受命於顓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
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
晏起兵殺顓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
食邑千戶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

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構扇妄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邸羣凶密相唇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與禍亂令舍人嚴龍覘覩宮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罄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寔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籤帥

羣小潛通南釁連結祇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
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付遠郡於是
竝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憲太后旣崩自
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祇在南兗州有志爲逆嚴龍太
祖元嘉中已爲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爲舍人
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
懷異端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頊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年年五
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五
年改封臨海王戶邑如先其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

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卽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卽位解督雍州以爲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助卽僞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雒尾奔敗吳喜張興世等軍至子頊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

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都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劔鑿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略鴻漢之遺篆弔新宮之奄映嘒璧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謠

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訪物
運之榮落訊雲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
翦桂枝折兮沿歲傾瑤華碎兮思聯情形殿閉兮素塵
積翠屺蕪兮紫苔生寶羅暘兮春幌垂珍簾空兮夏幃
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冽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
無歇徒倚雲日裴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
闕竭方池而飛傷損圓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
路之晚清轡南陸蹕閭闔轢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
素造松帳之葱青俛衆屑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雖哀
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

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劍於清都朝有儷於徵準禮無
替於粹圖闕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俟玉羊之晨
照正金雞之夕臨升雲簪以引思鏘鴻鍾以節音文七
星於霜野旗二燿於寒林中雲枝之天秀寓坎泉之曾
岑屈封羸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雙靈兮達孝思附
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
楚之齊化略東門之遙袞淪漣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
箴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
蒼梧云二妃不從婚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
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

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翔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子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並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卽位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羣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仍葬京

口太宗卽位詔曰夫紆寃申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
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
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
光蕃維而凶心肆忌奄羅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
旂天秀以雪沈魂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
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皇
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
先封爲南海王並加徽謚又曰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
滅繼絕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况
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

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沖弱性識早茂鍾
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國盾無主寃
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
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葬秣陵縣龍
山延年字德沖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諡曰沖王明年
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
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
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
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戶仍

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
前廢帝卽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
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
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
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
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
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
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
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
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

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彊庶使天下不敢闕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日沒諸兄弟冲眇爲羣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不得無媿卽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爲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敕旨時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旣還白上以

將來非社稷計宜並爲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戶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年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尋復爲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軍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八年以爲度支校尉秦南

沛二郡太守仍爲冠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將軍如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安王子勛爲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事平賜死時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三年卒追加封諡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爲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卽位二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爲冠軍

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戶
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
年四歲封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
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元年爲前
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卽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
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

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沖王休倩休倩母
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
表曰故東平沖王休倩託芟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
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旣承國
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撫
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
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掩自茲以後專
縱嚴酷寔顯布宗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
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
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許之其年賜

死時年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墮惠勲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圯含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寃耻勲纘墜歷拯茲窮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旣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旣無釐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

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疹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
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後
廢帝元徽四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
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
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爲沈攸
之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
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攸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
年九歲國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沸
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肩亦殲焉疆不如弱義在於此

也

宋書卷八十

宋書卷八十考證

豫章王子尚傳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三年南
史作二年

始平孝敬王子鸞傳檀弓云舜葬蒼梧云二妃不從○
南本梧下無云字又二作三

史臣論疆不如弱○如監本誤知今從南史

宋書卷八十考證

宋書卷八十一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劉秀之

顧琛

顧覲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爲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虵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

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
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爲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
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
令竝著能名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
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
之每稱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
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
世祖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平太守二十
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
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

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秀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賊楊高爲寇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秀之聞問卽日起兵求率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壤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

金所攜賓寮並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卽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卽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爽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監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戶明年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爲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

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
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
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
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
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史科議者謂值
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
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
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
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五年雍州刺史海
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

惡事畢還都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
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僕射
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詔曰秀之識
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嶽往歲逆臣交構
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
漢南法繁民嗛屬佇良牧故暫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
踰朞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
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榮
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

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
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爲千戶謚爲忠成公秀之野率
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
二十萬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
儁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之父悞
並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
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
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
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

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錄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

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
廢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
將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
禕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
誕爲刺史卽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將佐誕起
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爲五兵
尚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
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
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
覆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

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齋書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將軍琛子前尚書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先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爲冠軍將軍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卽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世祖曰劉誕猖狂遂構疊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

誘臣卽共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卽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璪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璪出以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爲撫軍中兵參軍璪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糴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璪仍爲

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卽位復爲吳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

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
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
字思立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
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卽位以舊恩歷顯
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
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覬之初
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南蠻功曹仍爲晦衛軍參
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
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

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
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
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後義康徒
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
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理
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
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
誕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
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
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以忠義笑

人淑有愧色元凶弑立朝士無不移任唯覬之不徙官
世祖卽位遷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爲義陽王昶東中
郎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
邑中正明年出爲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大明
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四
年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邨朱起母彭家飲
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
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
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
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

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
謂宜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
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
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
太守八年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
不果還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
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
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及世祖
晏駕法興遂以覲之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
始初四方同反覲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覲

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覲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覲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旣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諡曰簡子覲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纘緄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

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
大廚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
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覲之常謂秉命有定
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
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
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
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
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
徒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

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
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天榮枯之序
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
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
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
氓宅生於帝宮豈獨殘傷之崇漢臣衍貨於天府寧免
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
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疇之災
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
枕仁徽禍於促算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

況乃蕞迹流惑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竿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沖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修天夫何爲哉問曰夫書稱惠廸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闇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寶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湏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

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
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
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
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說起予
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
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劔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
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乖徼寵之津空
谷絕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穉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
離沮爾乃躑躅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
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宓賤喪領梁野之言豈不

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寶叟將以何術晉平趙
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
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
矯鑄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
川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卽理易推在言可
畧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
術鈞質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
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
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脈之徒歟若神仙所序
顯明修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

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
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
期貧豪莫差修天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說統而言之
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
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嗤其拙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
心英辯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
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獻識弗免豈非聖愚
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
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

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岨嚴兵猛兇無
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
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
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
磧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
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遠
巡弗獲履危踐機僂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
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
功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
遭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獬狗逐而華子奔腐

鼠遺而虞氏滅匣猿逸而林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効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劾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

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
明行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
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
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唇齒
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織紈損絕梁豢必云微生
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
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
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
非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旣以理命縣兆生數冥
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帥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

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
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
末懷畧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
心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
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
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
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藥有喜所謂縱情
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
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
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

循獎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阡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莽思服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躋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修習雖存陵情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徼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躋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剗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灰子霾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揚可遺冥數自賓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

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卽末以爲用蓋
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
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
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旣命
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
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風
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亦由
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
臣師資旣幽期自賓心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
哉愿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

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修
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並誠載艱一忠惟帝念
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硤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並
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
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
取焉

宋書卷八十一

宋書卷八十一考證

顧琛傳琛以宗人顧碩頭○南史無頭字

卽琛爲會稽太守○南史卽字下有以字

顧顛之傳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食一本作飡

宋書卷八十一考證

宋書卷八十二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淳宋初
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
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禧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爲吳
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
軍誕檄又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
孫所殺朝廷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

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綵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

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
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
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纛旗惻然動仁
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
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
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
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
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案身不絀王
臣之籙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
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

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
則榮已多料於今職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
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
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
欲以殞海之鬣望鼓鰓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翮
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淶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
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
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
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
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

藥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
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迺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
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
上行王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
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
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
末則饜糒而出望旃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
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
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頓
罷捐募遺憂夷毀銷譽呼隲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

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
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旣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
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檐中山木時
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
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讎方校石時復
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
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
之畢當敬觀邠鄴肅尋伊邠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覲我
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
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

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廼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竒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

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
之將薦俊正之士此廼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
修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
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
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
謂子有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復起爲
通直郎世祖卽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
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
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
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

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
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
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旣基
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
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
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
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
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
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
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

善莪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
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
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
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
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
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
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
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
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
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

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
栗若此令旣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
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
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輪不應以貲云
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
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
種土畏妄墾棟焚椽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
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
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
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

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灾歲疫
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
舉又成淹滯久妻老嗣絕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
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
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
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
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
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
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
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

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
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僅人盈旬皆是不爲其存
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
爲寇盜豈可得邪旣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
何酷至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
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
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
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
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
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

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涓靈區間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

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項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

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
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
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
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
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
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
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
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
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
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

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
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
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今士大夫以下
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
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
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
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
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與日久均痛故愈遲齊
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
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

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情禮妃以此傲家是

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料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

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輶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並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旣不得

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燹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

宅竟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
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
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
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
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
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
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
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
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興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
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

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內外官與官之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脣吻樹頰胥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旣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旣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誠者月繁其過

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
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
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
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
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
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莠行各爲之條使禪義
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
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
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
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

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
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
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
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
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大醫宜
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
微正賸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
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
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
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

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
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
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頻有野
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
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
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
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
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
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
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

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鑱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

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乃獨留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沖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爲

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
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
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
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
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
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
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
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
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
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

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
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
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恭遷西
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
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
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
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
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
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
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

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旣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
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
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
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
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
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
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
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旣乖民情一州兩格
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
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

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誚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

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
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
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
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
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
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
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
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
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
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

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
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
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
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
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
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
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
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
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
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

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

宋書卷八十二
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
晉氏浮偽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
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闕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
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
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徐樂嚴安偏富
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
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
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
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宋書卷八十二

宋書卷八十二考證

周郎傳訓以書記圖律○律一本作緯

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古一本作占

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臣承蒼按

周郎所言多切當時之弊而此條尤爲顯著宋世帝子甫離襁褓卽出爲刺史例皆佐吏行事旣失教子之方亦非理民之道其後晉安王子勛起兵特由強佐專擅爲之而諸藩響應並以齟齬被誅孝武二十八男竟無噍類使能蚤聽朗言其禍豈若是之烈哉

宋書卷八十二考證

宋書卷八十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宗越

吳喜

黃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覲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覲之點越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

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
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爲揚
武將軍領臺隊元嘉二十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戶
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
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
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
不得吝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
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卽位以爲江夏
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
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立前據大峴德

立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
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平又率
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
時荊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
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
筑陽縣子食邑四百戶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
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
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
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

子戶邑如先八年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閭頊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遊擊如故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並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克物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日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

明晨越等並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卽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

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宗越殺我譚金荒中
儉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
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嶠陝及巴口建義恒
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質每
有戰功稍至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
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屯騎校
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
並爲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清河太守譚金彊弩
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略沈果忠幹勇

驚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勲義金可封平
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戶
金遷驍騎將軍增邑百戶太壹東莞人也自疆弩遷左
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
武念佼長生蔡那曹欣之並以將帥顯劉胡事在鄧琬
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雍州
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
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
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
巖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

推退卽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
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
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
走旣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
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直
閤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遣
念乘驛還雒州綏慰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旣至人
情並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顓
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
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劬太

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校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縣將太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朱修之拒魯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爲張悅寧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離州刺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其調役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

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
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
邑五百戶稍至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
秦豫元年以本號爲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
輔師將軍餘如故諡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
後廢帝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
子食邑五百戶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
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
昇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爲喜初出身爲

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
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
經一見卽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
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
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
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太祖請喜
自隨使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
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
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
中駭歎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

宋書卷八十三 及傳
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
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羣賊
賊卽日歸降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
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
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
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
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
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東
討旣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與
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

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羣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鶡不懷食樵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命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覬傳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戶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荊州遷前軍將軍增邑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仍除使持

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喜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僞長社公遁走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臬斬東土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

而內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後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欵旣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劭張興世齊王詔曰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

中常以正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
言說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
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
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黜歛二縣有亡命數
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尚在會稽再遣爲主帥
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
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卽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
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
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
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

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卽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旣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叢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皆是

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
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
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
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歛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頓
儉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
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荆
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子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
凡所課責旣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
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
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旣殄便應還朝而解故繫停託

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
勞賤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
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與生求利千端萬
緒從西還大編小絹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
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
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
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
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
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
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聲勞

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

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己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旣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

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噉然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念旣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旣

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卽便打鎖解襦與著對膝
圍碁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
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
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慰等謀立劉禕吾
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
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
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
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
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
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

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
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
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
附下罪豐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
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鷂之逐鳥雀耿弇
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
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
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
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
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

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雖螭高自比擬當是自顧
愆豐事宣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修林被擊物惡傷
類內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
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修短不可豫
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
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
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
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衆何代不然
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剌墨唐堯至仁
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

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劔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如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敵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

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
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
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
及喜死發詔賻賜子徽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
爲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雒州回復爲齋帥
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
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錄付
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
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

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勤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

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
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
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
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
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
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
侍如故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
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
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帥任
侯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

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候伯等至而粲已平
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
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
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
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
能擒太宗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
挺身深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稍至寧
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
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回進軍未至郢
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爲都督

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
公增邑二千戶并前三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兗徐兗青
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
節如故齊王以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黃回出自廝伍
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
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闇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統前
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先尊貴
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內文武剝剔靡遺及至還
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劍遺思尙在軍府
回遂啓求以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

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爲爪牙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臯著非可含忍應加剷除以明國憲尋其釁狀是宜極法但嘗經將帥微有塵露臯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旣往伏增慙慙詔曰黃回擢自凡豎夙負疵釁貫以憲綱收其搏噬雖勤效累著而屢懷干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旣扇廟律幾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械氛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裂茅升爵均

榮勳寵凶詖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
未遂狼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
徵索主局吞疑便加捶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
蕃徽賁惟厚曾不知感猶懷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
管未周貪據袷要苦祈回奪黷謁弗已叨侈無度遂請
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啓聞傷風蠹化莫
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回
死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
回旣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
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

以此爲常先是王蘊爲湘州潁川庾佩玉爲蘊寧朔府長史長沙內史蘊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陵王翽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戍防湘州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侯伯行湘州事侯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齊王使安國誅侯伯彭文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順帝初爲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閣領右細杖盪主沈攸之平

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
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
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
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並以武用顧農
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邑
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
左軍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
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
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
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戶出爲輔師將

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加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謚曰貞肅侯伯卽農夫弟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亦以軍功至軍校秦始初封贛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

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加撻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宋書卷八十三

宋書卷八十三考證

黃回傳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畏憚○無字下一本
有所字

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造○
造南本作進

宋書卷八十三考證

宋書卷八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鄧琬

袁顗

孔覲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並爲晉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鎮南長史父胤之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祿勳琬初爲州西曹主簿南譙王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隨府轉車騎參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起義版琬爲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

攻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爲江州刺史宗慤所執值赦
原琬弟璩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誅琬在
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除給事中尚
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車
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祿勳前征虜長
史鄧胤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佐務
心力歎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璩凶悖自取誅翦宥恩及
琬特免釁戮今可擢爲給事黃門侍郎以旌胤之宿誠
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
前廢帝狂悖無道以太祖世祖並第數居三以登極位

子勛次第旣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齋藥賜
子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遇齋帥潘欣之侍書褚靈
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
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其當以死報効幼主
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
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
日稱子勛教卽日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
欣之口宣旨曰少主昏狂悖戾並是諸君所見聞顧命
重臣悉皆誅戮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之徒共成其
釁京師諸王並見囚逼委厄虎口思奮莫因身義兼家

國豈可坐視橫流今便欲舉九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
王室於諸君何如四座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少主昏
狂醜毒已積伊霍行之於古殿下當之於今鄙州士子
世習忠節況屬千載之會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文武
普進位一階轉亮爲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朔將軍
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參軍事顧
昭之沈伯玉荀道林等參管書記南陽太守沈懷寶岷
山太守薛常寶之郡始至尋陽與新蔡太守韋希直並
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及彭澤令陳紹宗並爲將帥初廢
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下至湓口琬

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爲司馬加征虜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之郡始至孤石琬以沖之爲子勛諮議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與陶亮並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馳告遠近會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

世祖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鄂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顥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太宗以子勛起兵

本在幼主雖疑其不卽解甲不欲先彰同異敕令進道
信未報琬聞子元停鵲頭不進遣數百人劫迎之乃建
牙於桑尾傳檄京師曰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歷
時乘雲轡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
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
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
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
替嗣王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
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
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禍弑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纂

竊天寶反道効尤茂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鴟
鴟之心蹈倫穎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
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
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驅况孤忝惟臣子
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衽金誓復宗
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沖之龍驤將軍陳
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泐流電發逕取白下龍驤
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沈懷寶長
戟萬刃羽騎千羣徑出南州直造朱雀寧朔將軍諮議
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中黃之旅梟雄三萬

風掩江介雲臨石頭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
提育獲之徒勁悍之卒邪趨金陵北指閭闔龍驤將軍
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勒輕銳五千彊弩一萬飛鋒班
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撮湘雍之兵勇
敢四萬授律總威颯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悅
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
章內史劉衍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
太守謝稚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
境勝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恩
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子元席颯

陵波整衆遄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
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
拔先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顛不謀同契
雷發漢南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
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歸誠誓爲表裏孤親
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聲振谷鳴輦
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幹剛鷲譎略
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衆
戰孰能斯禦推此義銳滄海可堊諸君或荷寵前朝感
恩舊日或奕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効節莫由

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
趣福因變立功夫旦爽與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官共主
邪正糺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名播姦騁則道消耳紀
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遠明誓是哀成範全規殷監
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
科爵賞信如曠日巫山旣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
毀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購太宗萬戶侯布絹二萬匹
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太宗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
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表勸
子勛卽位郢州承子勛初檄及聞太宗定大事卽解甲

下標繼聞尋陽不息而顛又響應郢府行事錄事參軍
荀卞之大懼慮爲琬所咎責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
景玄率軍馳下并送軍糧琬乃稱說符瑞造乘輿御服
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天子字又云
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令顧照之撰爲瑞命記立宗
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泰
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爲義嘉
元年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
王子房車騎將軍臨海王子頊衛將軍並開府儀同三
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

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鴟集其幟又有禿鶯集城上子綏拜司徒日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有鴟棲其帳上以鄧琬爲左將軍尚書右僕射張悅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虜將軍如故進袁顛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內史張淹爲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弼並爲黃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委郡奔尋陽亦爲黃門侍郎鄱陽內史丘景先廬陵內史殷損西陽太守謝穉後軍府記室參軍孫詵長沙內史孔靈產參軍事沈伯玉荀道林並爲中書侍郎荀卞之爲尚書左丞府主簿江

又爲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爲通直郎琬大息粹悅息洵並正員郎粹領衛尉洵弟洌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軍主晉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軍廬陵內史王僧胤爲祕書丞桂陽太守劉卷爲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中書通事舍人餘諸州郡並加爵號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太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

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
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
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
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
維以紊毒流九縣釁穢三靈搢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
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
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
凶譙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
卽晏晷緯還光鏗鏘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同軌仰
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罔

識邪正窺窬畿甸逼過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
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
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
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
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
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丞徒五萬董
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
州之衆總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劭寧朔將軍劉懷珍步
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虬淮
潁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

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遡驚江潰越棘
吳鈞交曜畿服笳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犄角相望水
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
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焱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
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艫咽海昔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塵
擾區內聲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
待該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掩霜鋒
交集猶勁颯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焦卷之形昭然
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拘誤迷
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

既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
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衛
奉註誤之罪一無所問琬遣孫沖之率陳紹宗胡靈秀
薛常寶張繼伯焦度等前鋒一萬來據赭圻沖之於道
與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
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
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乃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
亮爲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軍主鄭景立荊州
軍主劉亮湘州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雒州軍主宗
庶等合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

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雒洲時琬遣閻湛之來寇廬江臺軍主龍驤將軍段佛榮受命討之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回軍南討三月三日水陸攻赭圻亮等率衆來救殷孝祖爲流矢所中死軍主朱輔之申謙之張靈符並失利輔之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謙之副虎賁中郎將徐稚賓並沒孝祖支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亮時東軍已捷江方興復還虎檻建安王休仁遣方興劉靈遺各領三千人助赭圻以方興領孝祖軍沈攸之代孝祖爲前鋒都督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太宗遣

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孝祖死之明日建
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就攸之攸之乃
率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杜幼文寧朔將軍屯騎
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
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詰旦進戰奮
擊大破之斬獲數千追奔至姥山而反冲之等於湖白
口築二城爲軍主張興世所拔陶亮聞湖白二城陷沒
大懼急呼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代冲之守赭圻先於
姥山及諸岡分立營砦亦悉敗還共保濃湖濃湖卽在
鵲尾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

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琬又遣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劉胡率衆三萬鐵騎二千來屯鵠尾胡宿將屢有戰功素多狡詐爲衆推伏攸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倭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以書招之那

等並拒絕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說平生那等詰誚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率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於戰烏山築壘分遣千人乘輕舸二百與佼長生爲游軍薛常寶糧盡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得入沈攸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秀之荀僧韶幢主韓欣宗等率衆三千爲攸之勢援胡發所由橋道僧韶等接楯行戰復橋得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至胡麾下遂見殺攸之策馬陷陳回還爲追騎所刺馬軍主段佛榮

武保救之得免並殊死戰多所傷殺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遁走乘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惶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數千人迎之常寶等開城突圍走攸之率輔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普孫江方與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吳喜率衆來赴爲胡別軍所圍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蔡保以刀斫之斷手然後得免正員將軍幢主卞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沒陳伯宗益州刺史天與子也攸之喜等苦戰移日常寶張繼伯胡靈秀焦度等皆被重瘡走還胡軍赭圻城陷斬僞寧朔將軍南陽太守

沈懷寶偽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納降數千陳
紹宗單舸奔西岸與其部曲俱還鵲尾建安王休仁自
虎檻進據赭圻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艦二百大艦
五十出鵲外挑戰吳喜張興世佼長生等擊之喜支軍
主吳獻之飛舸衝突所向摧陷斬獲及投水死甚多追
至鵲裏而還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
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時胡等兵衆彊盛遠近疑
惑太宗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
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求黃門郎沈懷明劉亮求
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卽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

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始安內史王職之建安內史趙遁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奉順琬遣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玠拒戰大敗玠臨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郡時齊王率衆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爲南康贛令琬遣使收世子世子腹心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奔竄草澤召募得百餘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用之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晉康太守劉紹祖北地傅浩東莞童禽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殷孚爲御史中丞并令

率郡人俱下孚衆盛世子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
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遁走世子遣
幢主檀文起千人戍西昌與襲相應琬又遣廖琰與其
中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章太
守劉衍以爲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爲豫章太守督上
流五郡以防襲等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
人起義兵襲何慧文於長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
城與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
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東國侍郎虞
洽爲太宗督國秩在湘東勸太守顏躍發兵應朝廷躍

不從洽乃投桂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躍躍懼求和許之有衆二千時琬徵慧文率衆下尋陽發長沙已行數百里聞洽起兵乃回還攻洽洽尋戰敗奔走殷孚旣去始興以郡五官掾譚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郡起義琬遣始興太守韋希真鷹揚將軍楊弘之領衆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衆出南康與齊王世子合希真等以義徒彊盛住廬陵不敢進廣州刺史袁曇遠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周陳伯紹率衆討嗣祖嗣祖遣兵戍須陽萬周亦築壘相守嗣祖遣人誑萬周曰尋陽已平臺遣劉勔爲廣州垂至萬周信之便回還襲

番禹夜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聞萬周反便徒跣
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內交州刺史檀翼被代還至廣
州資貨鉅萬萬周誣以爲逆襲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
帛藉略袁檀珍寶悉以自入袁顓悉雍州之衆來赴尋
陽時孔道存爲衛軍長史行荊州事琬以黃門侍郎劉
道憲代之以道存爲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
景弟子世隆爲上庸太守民吏共藏匿之顓起兵召世
隆不至顓旣下世隆乃合率蠻宋二千餘人起義於上
庸來襲襄陽道存遣將五式民康元隆等迎擊於萬山
世隆大敗還郡自守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

又遣疆弩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
景文軍主劉伯符等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
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
迅榜捍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自撞船艦殺沒數十
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顛
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顛率樓船
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
道胡累攻之不能尅事在興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砦
下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焦度鐵騎五匹越礮取亮不
能得犀回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之墮馬斬犀首

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劉亮營砦深入賊地袁顓
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率輕舸四百
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旣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
習步戰未閑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
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
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
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與世武會倉吾之
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敢越錢溪於梅根立砦
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
餘舸馳還謂顓曰興世營砦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

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兵遏其上大軍在
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顓怒胡
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
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顓更使胡率步
卒二萬鐵馬一千往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
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
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顓被攻旣急馳信召胡令還張
興世旣據錢溪江路咀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
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資實覆沒都盡燒
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胡副張喜來降說胡欲叛八月

二十四日胡誑顓云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餘鍾令顓悉度馬配之其夜委顓奔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舸悉撥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顓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報子勛詐云袁顓已降軍皆散唯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益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惶擾無復計呼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賞五階或云三階者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旣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

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
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
懼不能應第二子洵提刀走出餘人續至卽斬琬琬死
時年六十時中護軍劉順在座驚起抱悅左右人欲殺
之悅顧曰無關護軍乃止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
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卽已梟戮欣之乃回還取琬兒
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
子道淵以父爲太宗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鎖入城執
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
首京都劉順及餘同逆並伏誅吳喜張興世進向荊州

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所至皆平定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真憲子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真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邑張興世弟僧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竟陵殺懷真竊有其功郢州行事張沈僞竟陵太守丘景先聞敗變形爲沙門逃走追擒伏誅荊州聞濃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郢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決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壘任演戍沙橋諸門

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別詔諸藩若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道預邵宰卽與劉道憲解遣白丁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預記室參軍鮑照劫掠府庫無復子遺執子頊以降初鄧琬徵兵巴東巴東太守羅寶稱辭以郡接凶蠻兵力不足分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遣信要寶稱寶稱持疑未決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引兵據白帝殺寶稱二子阻守三陝蕭惠開遣費欣壽等

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戰大破之斬欣壽子頊又遣中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討叔兒軍至陝口爲夷帥向子通所破挺身走還叔兒遂固白帝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歸順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奔逃道存及三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始謀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乃携女歸江陵遽嫁之慧文才兼將吏翰略有施雖害王應之上特加原宥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顏躍慮虞洽還都說其始時同逆密使人殺之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爲

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
休仁版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禽以
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
侮窺覲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
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前軍典籤范道興志不同逆
爲琬所誅其餘奉順見害者並爲上所愍詔曰前鎮軍
參軍督護范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畿遭離
命會抱恩固節受害羣凶言念純誠良有憫愴可贈員
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
應生新建令庫延寶上饒令黃難等違逆識順同被誅

滅言念既往宜在追榮可贈生奉朝請法度南臺御史
次民延寶難並員外將軍有司奏寧朔將軍督豫州之
梁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
統水軍屢戰尅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
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寧朔將
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佼長生同統水軍屢戰及
興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賊衝要功次興世今封武陵
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寧朔將軍試守西陽太
守吳興全景文尚書比部郎吳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
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並經晉陵苦戰景文超

之仍又北討破釜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葛冢石梁二處
破賊亮南伐經大戰又最處險劇景文今封西陽郡孝
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順陽縣並開國侯食邑
各六百戶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寧朔將軍右
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統治攻道
並經苦戰靈遺今封新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陽
縣佛榮封湘東郡臨蒸縣並開國伯食邑各五百戶假
輔國將軍左軍吳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
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懷明經晉陵
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道盤龍雖不統軍並經大戰

先登陷陳安民又隨張興世遏斷錢溪別統軍貴口破賊今封懷明建安郡吳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並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戶假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林監太原王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龍驤將軍羽林監沛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朱重恩等五人幼文經晉陵破賊在軍統攻道南伐濃湖普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穆之生重恩並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之封衡陽郡衡山縣生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順陽郡清水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三

百戶江方興以戰功爲太子左衛率賊未平病卒追封
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戶方興濟陽考城人衣冠之舊也
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董凱之隨張興世破胡白城先
登封河隆縣子食邑四百戶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
功封上饒縣男食邑三百戶前征北長兼行參軍楊覆
以貴口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戶追贈虞洽檀玠
給事中以李萬周爲步兵校尉陳懷真以斬劉胡功追
封永豐縣男食邑三百戶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
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
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

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爲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脩之爲雍州以胡爲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入爲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爲雍州以胡爲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太宗卽位除越騎校尉蠻至今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段佛榮京兆人也泰始五年自游擊將軍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莅任清謹爲西土所安後廢帝元徽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領

長水校尉明年遷衛尉領右軍將軍未拜復出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改封雲杜縣謚曰烈侯劉靈遺襄陽人也元徽元年自輔師將軍淮南太守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如故明年徵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病卒謚曰壯侯

袁顓字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顓初爲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補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都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

參軍汝陰王文學太子洗馬時顓父爲吳郡顓隨父在
官值元凶弒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板顓爲諮
議參軍事寧除正員郎晉陵太守遭父憂服闋爲中書
侍郎又除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二年除東
海王禕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復爲義陽王昶
前軍司馬太守如故昶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
改太守爲內史復爲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
行淮南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爲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
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遷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勛鎮軍
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爲永嘉王子仁左

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拜復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蚩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釁因冢司景命未淪神祚再又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尅殄侍中祭酒領前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顓游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內欵參聞嘉策匡贊之

劾寔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槩顓可封新隆縣子爰
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戶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頗
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
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喚召
顓慮及禍詭辭求出沈慶之爲顓固陳乃見許除建安
王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休仁不行卽
以顓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
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顓舅蔡興
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
矢事有緩急故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遠

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欵狎相過常請問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旣至襄陽便與劉胡繕脩兵械纂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以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顓子祕書丞叡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卽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太宗使朝士

與顓書曰夫夷陂相因興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
殷憂而啓聖明此旣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
昏凶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歷有歸
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旣天
地俱憤義勇同奮尅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集
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免刀
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
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
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塵吾子道
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德

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蕕俱盡自非聖上廟算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爲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旣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構慝妄生窺覲成軫惑燕貫高亂趙讒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縣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槩相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欵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

誑所至邪誠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
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
乃當射鈎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邪跂予南
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
誰吾等並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改觀蓬門入
奉舜禹之渥出見羲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
時也奈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
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疹裁書表
意爾其圖之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顓舅領軍將軍
袁粲是顓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子勛徵顓下尋

陽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顓乃率衆馳下使子戩領家累俱還時劉胡屯鵠尾久不決泰始二年夏加顓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鵠尾顓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荅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太宗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曰卿歷觀古今峻之與疆

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爲臣
今追蹤竇融猶未爲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至夜
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鸞謂其衆曰
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
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
將士顓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
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
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
伯珍請以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
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顓死時年四十七太

宗忿顓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得密致喪瘞於石頭後岡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廢帝卽位方得改葬顓子戩爲僞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戍益城尋陽敗戩棄城走討禽伏誅

孔覲字思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琳之孫也父邈揚州治中覲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日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覲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情遊之貶有編於疲農

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儻潤憑附彌年今日
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況覲能薄質
魯亦何容易覲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
自下所以奉上覲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
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
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覲學不
綜貫性又疏情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
方斯非濫覲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
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

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黃門臨海太守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寘清轍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覲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並任爲散騎常侍

世祖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覲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祕書監欲以爲吏部郎不果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爲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

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
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
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
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
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
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
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
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
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
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旣而正

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
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
豪麗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
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
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鄆陵人也自
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卒官
八年覬自郢州行真徵爲右衛將軍未拜司徒左長史
道存代顛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
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
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

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太宗卽位召覲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瑑入東慰勞瑑至說覲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王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瑑二子淹玄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

年正月並叛逃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
篤老又密通京邑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叛少子寶先時
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
必有覆滅之禍覬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
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
響應庾業旣東太宗卽以代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軍
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唐湖卽與延
熙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鎮
東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事移檄東土曰蓋
聞彘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囂述貪

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炯戒
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璿業綴旒
皇上仁雄集瑞英叡應歷鳳儀燦昇龍輝電舉盪穢紫
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
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光而羣凶恣虐協扇
童孺蕞爾東垂復淪醜迹邪回從慝蜂動蟻附聖圖霆
發神威四臨羽驛所屆義旅雲屬櫓鉞所麾逆徒冰泮
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
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蠡或騰焱
荆河金甲燭天庭囂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

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
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銳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
王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
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
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宥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
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將
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予猥承
人乏總司戎統聳劔東馳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盡晦
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勅不勦以此柔服何順
不懷愍彼羣迷弗辨堯桀螳黽微命擬雷霆之衝已枯

之葉當霜颯之隊尺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夫因禍提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明筮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欵則福鍾當年祉覃來裔孰如身轅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覲于五百戶開國縣侯生擒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

姓驚擾將士咸欲離散永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
勸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
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
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
時永世令孔景宣復反柵縣西江峴山斷遏津徑劉延
熙加其寧朔將軍杜敬真陸攸之溧陽令劉休文攻景
宣別砦斬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
之率鄉里起義攻縣斬景宣吳喜至板崇之領縣事太
宗嘉休文等誠効除休文寧朔將軍縣如故崇之殿中
將軍行永世縣事並賜侯爵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

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楊玄孫矯之沈靈秀黃泰四軍拒喜喜等兵力甚弱衆寡勢懸交戰盡日臨陳斬玄孫黃泰餘衆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卽退還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犄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

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唐雖云千兵至者裁
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
廣武將軍高尚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
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陳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
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
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
須人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飾
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
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度水攻郡分兵
擊諸壘柵農夫雖至衆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騎

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義興諸縣唯綏安令巢邃秉節不移不受僞爵時齊王率軍東討與張永劉亮杜幼文沈懷明等於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義興軍旣爲吳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晉陵東軍震恐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其月三日道隆與齊王張永共議捍

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道隆便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張永嫌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卽皆摧破袁標遣千人繼至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兩城曇瓘率衆數百鼓譟而至標又遣千人繼之衆軍駭懼將欲散矣江方興率勇士迎射之應弦倒者相繼曇瓘因此敗走吳喜軍至義鄉僞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瑑

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瑛計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瑛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禽左右聞之並各散走瑛與曇生焚燒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頓置郡城倉廩遇雨不然無所損失初曇生遣寧朔將軍沈靈寵率八千人向黃鵠嶠欲候道出蕪湖迎接南軍廣德令王蘊發兵據嶮靈寵不得進屯住故鄣曇生旣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率偏裨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嘉之擢爲鎮東參軍事因率所領東討喜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躡瑛等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卽晉陵

其月四日齊王急攻之其夜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吳興軍又將至顧琛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孚邀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追齊王張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張靈符北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璋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仍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順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彊弩將軍任農夫龍驤將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澤等率軍向

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趣
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陳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
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
樓上弩手叡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
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
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
陵諸軍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東軍
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請降庾業新野人也父彥達以
幹局爲太祖所知爲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
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遇覲所遣

陸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趣石泐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嶠山村僞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唐詣喜歸誠及覲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若邪村民錄送僞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參軍軍主孔獻將斬之獻曰吾年已過立未霑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

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孔璪叛投門生陸林夫
林夫斬首送之二十二日嶠山民縛覲送詣晏晏謂之
曰此事孔璪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
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
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時年五十
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喜歸罪喜皆宥之琛子寶
素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
人其餘皆原宥初遣庾業向會稽追使奉朝請孫長度
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袁標就其求仗長度不
與爲標所殺追贈給事中先是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

自南路出東陽淹遣龍驤將軍桂遑征西行參軍劉越
緒屯據定陽縣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
主崔公烈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桂遑劉越緒諸軍
並奔逸晉安太守劉瞻據郡同逆建安內史趙道生起
義討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軍主姚宏祖鮑伯奮應
寄生等討破瞻斬之於羅江縣邵琬先遣新安太守陽
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黟縣縣令吳茹公固守力不敵
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茹公與臺軍主丘敬文李靈
賜蕭柏壽等攻圍彌時八月乃尅斬伯子獻子首張淹
屯軍上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

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
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
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西鳴鼓
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率衆突入淹
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焉其能
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虛器政由王氏蘇峻事雖
暫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運屬橫流世祖仗順入
討民無異望其餘皆漆顙夷宗作戒於後何哉夫勝敗
之數寔由衆心社廟尊嚴民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

宋書卷八十四 列傳
難況長戟指闕志在陵暴者乎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剝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諛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目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宋書卷八十四

宋書卷八十四考證

鄧琬傳令顧照之撰爲瑞命記○下文有府主簿顧昭之照當作昭

正員將軍幢主卞伯宗○卞一本作卜

太宗慮胡等或于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竟陵王誕傳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曾顯東入受節度同一地名曾魯二字未知孰是